

當代名人創作叢書

葉紹鈞代表作選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序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現年四十六歲，爲文學研究會的創辦人。學歷雖僅至中學畢業，然對於文學的造詣極深。又因他曾任小學教員十年之久，故對於教育也很有研究。

葉氏曾於民國十六年主編小說月報。現任開明書店編輯，並主編中學生雜誌及小學教科書等。

葉氏從事文學生活極早。處女作隔於一九二二年，即爲一般青年讀者所熱烈歡迎。繼作有火災等集。至長篇倪煥之出版，民劃期的創作，亦可稱爲中國文壇的代表作品。書中描寫一個小學教員倪煥之，以受時代巨浪的推動及其個人思想的變遷從側面描出中國五四運動以前至五卅爲止的一段時代，寫得有聲有色，也可稱爲時代的代表作品。茅盾先生則稱之爲「扛鼎的工作。」

葉氏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是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村社會裏的一些實際的人物。他以誠實的態度和平靜的風格寫出他所見到的和感到的這現實的人生。

葉氏除創作小說外，同樣得到相當成功的就是他的童話創作了。因為他曾做過十年小學教員，故對於兒童的一切了解得特別透澈，因此他所作的童話如稻草人等；也獲得了相當的成功。葉氏便為中國唯一的童話創作家了。在這童話創作缺乏的時候却是值得注意的。

本書所選的作品，計有小說十七篇，童話四篇，散文十六篇，都是他的最精彩的代表作品。

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編者

葉紹鈞代表作選目錄

小說

英文教授·····	一
招魂·····	三四
多收了三五斗·····	五四
春光不是她的了·····	六七
微波·····	九七
一個小浪花·····	一二〇
逃難·····	一三〇
隔膜·····	一四七
火災·····	一五七

城中	一六七
遺腹子	一八六
潘先生在難中	二〇一
夜	二二七
義兒	二四二
丁祭	二五三
一個練習生	二六一
半年	二七九

童話

火車頭的經歷	二八九
鳥言獸語	三〇六
古代英雄的石像	三一六

稻草人……………三三三

散文

報銷主義……………	三三四
某商人的話……………	三三九
勤令轉學……………	三四三
養蜂……………	三四七
沒有秋蟲的地方……………	三四九
藕與蕓菜……………	三五二

葉紹鈞代表作選

英文教授

院長分配給董無垢的是西洋哲學，心理學，論理學這些科目。這些科目還沒有人擔任下來。由一位哈佛的哲學碩士去擔任，院長以「適宜也沒有的了。」

但是董無垢劈口就回絕，「我不能夠擔任這個科目。」

「爲什麼？」院長彷彿聽到了驚人的言語，眼睛睜得很大，牙齒咬住了下唇皮。

「爲的我不懂得這幾個科目。」他咳了聲嗽，又修正地說：「說得確切一點，我不適宜教這幾個科目。在八九年以前，我是教過這些的。可是，現在，我的認識轉變了。我覺得這些學問好比照在地塘上的月光，印在牆上的花木的影子，看看固然教人眼花撩亂，實際卻空無所有，院長先生，你大概知道我是皈依了佛法的吧？」

院長確然知道這一層。當校長把董無垢的名字交代下來的時候，曾經說：「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最熱心最認真的教授，可惜他近年來信奉了佛法，喫素，每天念佛，竟像一個迷信很深的老太婆。」

「知道的。」院長用手掌在臉上擦了一周，又說：「還是像八九年以前那樣教教這些科目，不行嗎？」

「不行，」董無垢堅決地回答，宛如辦樁關係重大的交涉。「我不能夠站到講臺上，滔滔不絕地專說一些違心之論。我不能夠離開了課程的規定，不顧一切地儘量發揮自己的意見。我並且知道，我的意見和現在的教育旨趣是不相容的。所以，我希望我所教的功課不要觸着思想這方面。」

「那末……」院長不再說下去，把疑問的語句藏在兩道鋒利的眼光裏，彷彿說：「那末不要當什麼教授豈不很好嗎？」

「如果容許我揀選的話，我願意教一點英文。」

「英文，英文，」院長嘴裏念着，心頭在那裏盤算。班次，鐘點，薪水數目，擔任教

師，這幾個項目像機器上的齒輪一般，轉轉地轉動着，答復的話語就產生出來了。

「英文也可以。不過只有一班一年級了。每星期四點鐘，每點鐘四塊錢，一個月只有六十四塊錢呢。」

「夠了，夠了，」董無垢滿足地說。「而且我最歡喜從一年級教起。」

「好像太那個了，」對於校長的老朋友僅僅分配一班英文，院長覺得非常之抱歉。

「沒有關係，」英文教授用懇摯的聲調安慰那院長。「不過我還有一個小要求，請不要把我的功課排在上午十點以前。因為十點以前我有自己的功課。」

開學以後，這位英文教授就搬到蜂房似的樓裏去住。他選中一間最僻靜的房間，在校園的東北角，隔壁是植物標本儲藏室。除了一年級的學生，一個職司打掃的校工，一個給他送素菜的廚役，誰也不會意識到他的存在。他們房門老是關得緊緊地，只有一棵冬青樹從玻璃窗間窺着他，熟悉他在房間裏的生活。

每天上午八點半，他自己的功課開始了。

西牆下的桌子上，香爐裏燒着檀香，乳白色的煙縷時而屈曲時而筆直地升了起來。一個

樓製的圓拜墊放在桌子前面。他先是凝着神，合着掌，嘴裏念着什麼。那是無聲的念，只有他意念中的耳朵才聽得見。然後拜下去，整個身軀像青蛙一般伏在圓拜墊上，所不同的只是他並不抬起了頭。他的動作非常熟練，猶如一個從小受了戒的和尙。這樣拜伏了幾回之後，他移過圓拜墊，讓一把椅子佔據那位置。於是他坐下來，臉還是朝西，默念着那些念得爛熟了。的辭句。

這當兒他沈入一種麻醉似的境界。從運動場裏來的呼喊聲音，從學生宿舍傳出的歌唱，弦樂，以及男女的歡笑，從圍牆外面一陣陣瀟瀟的汽車的喘息，他都聽而不聞。他只用意念中的耳朵聽着自己默念的辭句。同時他忘記了學校，忘記了課程，忘記了延長到三年多的失業，忘記了母親和妻子的逝世，一句話，他簡直忘記了自己和世界。他動員了所有職司思維的神經細胞來建造阿彌陀經所說的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瑠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瑠璃玻璃磲磔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漸漸地，他意念中的眼睛彷彿看見這樣的國土湧現了，不過有點模糊，像開映得太久了的電影

片。於是他更益凝神，希望這國土顯得十分鮮明，比得上初次開映的「考貝」。

大約經過一點鐘光景，他自己有數，把那些無聲的辭句念完了，這才站起來。移過椅子，換上圓拜墊，又俊開頭一樣拜伏。輕快地虔敬地撲上去，前額觸着拜墊的邊緣。這樣拜下又站起，站起又拜下，連續了好幾回，他自己的功課才算完畢。於是他帶着快適的笑容，回到人間的國土。

對於教英文，他反對時下流行的所謂直接教授。他說：「我們讀英文，注重在理解，注重在看得懂英文的書。一句英國話，意思和情調跟怎樣一句中國話相當，這是最要弄清楚的。要弄清楚這些，只有磨細了心思去查字典，讀文法。工夫用得深，自然不愁不理解的。那直接教授，有什麼道理呢！初中學生跑進英文教室，就聽不見一句中國話，只見教師指着門說 door，指着書本說 book 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說 I。他們以為這就是『置之莊嶽之間』的辦法，成績一定可觀。那里知道中國孩子到底不是英國孩子，他們跑出英文教室，說的聽的依然句句是中國話。這只是『一暴十寒』的辦法罷了，對於理解的工夫卻完全拋荒。所以教授方法越新鮮，學生程度越不堪。並且，中國人說英國話，即使說得和英國人絲毫無二，

又有什麼用處？去做『剛白度』，去當外交官，當然是用得着的。然而我們並不需要這麼多的『剛白度』和外交官！」

當第一回上課的時候，他把這些意思向一年級生宣告了，接上說：「我不預備在教室裏說上一大篇的英國話，教你們聽得糊里糊塗，似懂非懂。我要教你們認真地讀書，教你們澈底地用你們的腦子去理解。爲求毫無障礙起見，我願意用中國話給你們解釋。」

大學生對於用什麼話解釋本來沒有成見，中國話聽起來到底比英國話順耳，也就不聲不響，算是默認了他的主張。他們覺得發生興味的並不在此，而在這位英文教授的打扮。頭髮修得短短地，是「和尚頭」，不是「圓頂」，太陽穴的部分錯雜着一簇一簇的白髮。身上穿一件灰布大褂，尺寸和身材不相稱，前胸後背以及胛支窩下都有很大的摺皺，又太短了，把褲管露出了兩三寸。鞋是布製的，黑布面，藍布底，沾上了灰塵，像一個店司所穿的鞋。這樣打扮完全不像一位英文教授。他們以爲英文教授該有一個油光光的西式頭，該有一身變得筆挺的西服，至少至少，也得穿一雙五塊錢六塊錢的皮鞋。

爲了交練習簿和詢問書上的疑難，學生發見了這位英文教授房間裏的香氣。聞到這香

氣，彷彿覺得身在寺院裏，不然就是走進了覺林功德林一類的素菜館。後來他們又注意到他的不參加任何集會以及終日把房門關上。他在房間裏做些什麼呢？

一天早上，一個好事的學生伴着那棵冬青樹窺看他的私生活。啊，圓圓的頭顱，半閉的眼睛，只見翕張不出聲音的嘴巴，一個指頭對着一個指頭合攏來的手掌，寬大的灰布大褂，徐徐上升的香爐裏的煙縷，簡直是一個和尚！這個學生藏不住他的新奇發見，不到幾天工夫，連別級的學生都知道了：一年級的姓董的英文教授簡直是一個和尚。

上英文課的時候，黑板上漸漸有歪斜的「和尚」字樣出現，或者用漫畫的筆法，粗大的一條弧線鉤勒成一個和尚頭，在這中央誇張地畫着「一」行的香疤。英文教授看到了只是笑一笑，一壁用粉刷揩去這些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一壁和平地說：「我教你們英文，你們只要問教得你們得益不得益，不用問什麼和尚不和尚。况且我並不是和尚，你們看，我身上不穿什麼僧衣，頭頂上也沒有你們所畫的香疤。」

這個話引得學生輕鬆地笑了。

「先生念的什麼經呢？心經？還是金剛經？」

「翻開你們的書吧。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談到功課以外的事情。」

有幾個知道一點佛學名詞的學生，爲了好奇，在功課以外的時間到他房間裏去訪問。他給他們每人斟一杯茶，殷勤地接待着。

「先生修的是淨土吧？」

「不錯，是淨土。」

「淨土也是一種烏託邦，牠給與人精神上的安慰。這個說法，先生以爲對不對？」

「這叫做唯心淨土，我們所不取。我們相信極樂國土真實存在，修行的結果真實能夠往生彼土。」

「什麼動機使先生發生這個信仰呢？」

「這個問題教我難以回答，因爲牠太複雜了。可是未嘗不能夠簡單地回答。現在心理學裏不是有所謂本能嗎？人人都有發生這個信仰的本能，我不過順着本能而行罷了。」

「照這樣說，我們也有這樣本能的了，爲什麼我們不發生這個信仰呢？」

「那是『緣』還沒有到。『緣』到了的時候，你們就發生這個信仰了。」

「印光法師，」另一個學生接着問，「大概先生知道的吧？」

「他是最可尊敬的一位大師，光明無比的指導者！」

「我們看過他的文鈔。」

「你們也看過印光法師的文鈔，難得！難得！」

「在他的文鈔裏，文章實在不少，可是似乎只說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人家怎樣地死。臨命終時，這個心不可散亂，要好好地念佛哩，送終的人要誠心幫助念佛，見着斷氣也不可放聲啼哭哩，翻來覆去，無非這些意思。我們覺得除了年力衰老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死的。而他專心教人準備一個死。這不免使我們詫異。」

「也不只印光法師一個人這樣說，許多古德都是這樣教人的。你們要知道，死是一個最緊要的關口，如果走錯了路頭，永遠不得超升。所以不能在生前準備，以免臨時失措。你們要知道，有兩句最警切的話，叫做『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這個回答使發問的不甚了了。那學生正在斟酌繼續下去的問話，第三個學生搶着機會先開口了。

「先生對於殺生，想來是戒除的吧？」

英文教授點頭。

「是絕對的戒除嗎？」

「可以說絕對的戒除。」

「一個蒼蠅，一個蚊蟲，也不肯弄死嗎？」

「蒼蠅和蚊蟲也是生命，怎麼可以把牠們弄死！」

「但是蒼蠅會帶來虎列拉，蚊蟲會帶來瘧疾，我們不去撲滅他們，牠們反而要撲滅我們了。」

「我們可以把喫的東西保藏得周妥一點。我們可以揮着扇子，請牠們不要和我們接觸。到了晚上，我們睡在蚊帳裏，瘧疾的憂慮也就可以解除了。」

「照先生的說法，我們並不能絕對安全。在有些地方，我們是防護不到的。或者沒有力量防護，譬如說，人窮，用不起蚊帳。對於加害廣大的生命的東西，我們以爲必須撲滅得乾乾淨淨。惟有這樣才是最深的慈悲。」

「你們這樣想嗎？」

「甚至血肉橫飛的戰爭，我們以為有時也是無比的慈悲行徑。那些貪鄙的野心家，那些殘酷的魔王，要吸人家的血液滋養他們的身體，要用人家的骨頭填充他們的屋基，對於他們，我們也講戒殺嗎？他們就來得正好，我們客氣，他們福氣，他們是志得意滿了，然而我們的血液和骨頭都成了犧牲。這惟有給他們一個嚴厲的懲罰，一個無情的抗爭。直到把他們撲滅得乾乾淨淨，世界上開始有了安全的日子，廣大的生命才得欣欣向榮，像春天原野上的花草。先生，你說這種行徑不是最深的慈悲嗎？」

「在從前我也這樣想過的，」英文教授仰望屋角，他沈入了回憶裏頭。

「我們常常想，一個篤信戒殺的人應該是最堅強地反抗強暴的人。因為強暴所表現的是各式各樣的殘殺，不反抗強暴，就無從貫徹他的戒殺的信念。」

「現在可不作這樣想了，」英文教授自顧自說。

「爲什麼？」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樣『還』下去是沒有了局的呀。」